

複
本

“70

態動本日

日本經濟往那裏去？

2

譯 華 華



上海一書局

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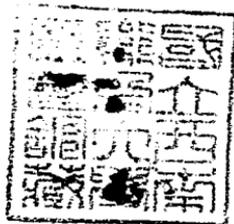
F131.395.2

8
3

一之態動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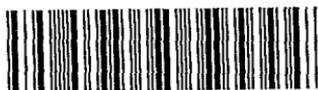
去裏那往濟經本日

譯 華 華



行發 店書心一海上

月四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3 1796 3655 4

目次

譯者引言

- 一 日本經濟動向與其指導政策…………… 鄉誠之助…………… 一
- 一 立於歧途上的日本經濟界…………… 一
- 二 世界經濟前途與日本…………… 七
- 三 民間經濟團體的整備…………… 一五
- 四 中小工業的更生…………… 二二
- 五 勞動的動員…………… 二四
- 六 輸出貿易的促進…………… 二六
- 二 戰爭與日本資本主義…………… 土屋喬雄…………… 三〇

三	日本的新預算·····	U·M	四〇
四	日本國際收支的回顧·····	S·Y	四一
五	日本提高賦稅的準備·····	C·S	四二
六	日本戰爭公債的進行方法·····	阿部賢一	四三
一	戰爭公債的新階段·····		四四
二	戰費的限度與起債的限度·····		四五

引言

觀察一國的政治，同時也須研究一國的經濟，因經濟和政治，有着聯繫的關係，如果能看清某一國的經濟實況，那末也就能知道某一國的政治動態了，所以我們研究日本的政治，就不能忽略了日本的經濟。

中、日戰局，在日本長足侵略之下，一時是無法結束的，或許會延長到幾年，我們爲求民族的獨立，就不得不集中全力起而抵抗，在艱難困苦中掙扎出一條生路，捨此；實在沒有第二條可走的了，同時；日本的軍人也正在迷信武力，想乘此併吞中國，因此：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加緊抗戰！

戰爭；不僅武力，經濟戰爭，也關係戰局前途甚大，因此；我們一方

用武力來抵抗，一方我們要促成敵人經濟機構的崩潰，影響其戰局的前途，在這裏；我們就需要研究日本經濟的真實狀況了。

因為要得到真實狀況；所以譯者採集日本作者所發表的材料，雖然他們是站在本國的立場上，未免不十分確實，但是至少有着很多的事實，是能給我們參考的，尤其：日本經濟專家的權威鄉誠之助所寫的日本經濟動向與其指導政策，暴露了日本經濟界的現形。

本書的內容，雖不十分充分，但是關心日本經濟崩潰者，及估量日本經濟穩定者，均不可不讀，因為在這裏可以找尋出這答案來。譯筆錯誤，在所不計了。

譯者

日本經濟動向與其指導政策

鄉誠之助

這篇文章，原作者是說明現在日本的經濟動向，並用指導者的見解，作詳細的分析，在這裏作者雖然沒有明顯地說出日本經濟的危機，但在這裏已經可以發見到目下日本的狀況及其陷於歧途上的苦悶，已由作者自己供認了日本的經濟狀況，如不積極地改善，那末日本的經濟前途是十分悲觀的，尤其和英國經濟的摩擦，很鄭重的申說着，這裏；我們是可以知道日本經濟的梗概了。

譯者

一 立於歧途上的日本經濟界

關於日本經濟界的今後動向與其指導政策，因為承受這個題目，所以

來申述我自己的意見，在這裏；我想把平素所懷，很率直的開陳。

在我自己的考慮，日本經濟界，現在是立於一個極端重大歷史的歧途上。這個問題，一方面固然可以看見招來很飛躍的大發展時間，但是；若不注意，就會跌入悲慘沒落之淵，因此無論如何，日本是立在浮沈的歧途上，所以要舉着全國民一致的真摯精神，創造極持久的非常時突破的努力的嚴重時期。

日本，怎樣會受着飛躍的發展機運呢，這是不用說明的，從「滿洲國」開始，踏上華北及中國全大陸，不僅能開着莫大的處女資源，而且踏上了開發的前進道途，還能把遠在南洋方面的資源開發，在便宜與技術上，以及組織的實力等，在日本的產業界，目指着充實鬱勃的氣燄。從來日本資源是貧弱的，技術也次劣的，常常盛唱着與歐、美產業國對抗，進出於重

工業或機械工業等的高等科學產業的領域中，是有着不可能的悲觀論，但是；最近數年來的狀態，或者資源，或者工場的立足地條件，以及近代的技術，日本一點也不僅不劣於歐、美各國，並且次第在擦摩着歐、美的壁壘，而更進一步追着彼等，有着拔程實力的精神，在最近，看到英、美方面的重工業雜誌，記載着將來重工業市場的牛耳者是日本，日本的發展力是可驚的，這種警戒意見，在歐、美論壇上很熱鬧的登載着。

無論如何，這種急激的，異常躍進的姿勢，是滿洲事變的賜物，日本從內地貧乏資源中脫出，而在中國、滿洲、南洋得開發很廣大優秀的處女資源，取着經濟戰略上的優越體勢。還有；可以說，在滿洲事變以來，醒覺國防力充實的必要，在工業方面的技術和組織上，支付着官民的協力，真摯的改善與向上的努力，這也可說是「滿洲事變」以來的賜物。

「中國事變」，能看到怎樣的結果呢，在這裏是論外之談，爲了這次事變，日本經濟力的東洋、南洋的進出，在事變後會更進一步，這無須疑義的。

但是，在這樣躍進狀態的反面，不能忘了所謂危機狀態的更爲濃厚化。這種日本目前危機要從國內與國際的二方面來考慮的。

日本，「滿洲事變」及「中國事變」中，繼續勇敢地進行大陸政策的前進，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次第成爲危機的焦點，不須多說，已經明白了，一般人僅只把日本與蘇聯的政治有着衝突，但是在最近採取顯著南進的航路的日本經濟力的前面，大英帝國的頑強防衛的抵抗陣營，我們不可忽略，要切实痛感已橫置在面前了，尤其因「中國事變」的結果如何，這個對英關係的危機，也許會更顯惡化。

無論如何，日本的大陸政策及南進政策，今後進展的姿態，老成列強的對日反感，也必然更會強烈的，這點非考慮不可，而且把這國際的摩擦，應怎樣處理呢，這點我們不能忘卻實在已踏上了日本國運的安危之途。

翻過來，說到國內的危機，爲了國防充實的國家的各種政策，必然會招來財政及金融的膨脹，因此，在日本現在的經濟實力，超越了基本的負擔能力的結果，則不能馴致了某種惡性通貨膨脹。

現在，在戰時經濟體制之下，暫時放置於批判之外，過去屢次被議論着所謂採取產業建設的五年計劃等急激的國防充實計劃，成爲國家的莫大助成資金，但公債的過度發行，增稅的負擔，不得不使產業界恐懼。不但如此，對於急激增加軍需關係品的需要，在這數年間，國內生產力是相當不足，一點也不錯的，考慮到包含這建設上的需要，把許多巨額的資財與

原料類，非從海外輸入不可。就是這樣吧，輸出入的平均維持，不得不恐懼着了。因此，不得休止，要把國防關係外的海外品的輸入抑制，假使如此，國內供給力是減少了，國內的物價，不得不昂騰。這個在一方面，軍需關係部門的供給力不足，已經從很早激騰了重工業關係品的價格，假如就是這樣下去，那末無論如何經濟界的全面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原料高貴，賃銀高昂等的關係，會影響着輸出能力的衰落。

在這裏不拘是好是壞，以實際國防充實政策的反面而論，全面的統制經濟的強化，是必然的趨勢，非採用不可，但是，把這個用官僚獨善的規則的管理式樣，以強制命令萬能的推進進行時，經濟界的活力，因此會萎縮下去，不要說擴充，立刻會發生停頓與減退，不僅變成國策的阻礙，而且招來經濟界的混亂。所以，怎樣進行這統制政策的一點，有着等待很周

到的實際研究的必要。而且，在「滿洲事變」的以後，一部分論客間主張官僚萬能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也被復活了，結果，必定在所謂國策的要求上發生矛盾。在我個人的思考，無論如何要振興民間的企業，把這個；要十二分地發揚國策，動員國力，除採用官民協力的統制方法之外，則別無他途了。

原來，所謂統制，這種當面的目標，怎樣來說呢？或許就是國防產業力的完成吧。這個經濟界如何積極的躍進，非作協作的計劃不可的，這點務須特別地次第來力說的。

二 世界經濟前途與日本

在我看來，中國事變後，國防充實與生產力廣充工作，非更強力的推

進不可。但是，在這裏發生了重大障礙，這個是從阿美利加開始的海外經濟界，今後果然能像今日維持好景氣呢，還是怎樣呢，可說不安狀態是次第變成濃厚化了。阿美利加的景氣，仍舊會到極不景氣的惡化嗎？我姑且不去考慮。但是可以說，今日阿美利加的反動形勢，僅能看到不少受着羅斯福政府的人爲景氣抑制政策的影響，這個景氣，假如成爲更一層惡化時，政府恐怕要再採取膨脹的景氣振興政策吧，這個固然是奏着相當的效果。如果檢討阿美利加經濟界的實情，在今日，那樣不健全的暴騰徵候，這時雖未表現。成問題的，即是生產部門的顯著的增產，在這根柢，我相信更大的潛在的更新需要是在待機着，在金融來看金利，很顯著停留在低位，特別反映短期商業資金的潤澤短期金利，是顯示低下，就是物價，及財政的狀態，很擔憂的惡化傾向，現在還未十分表現。

當然，在一方面，或者農作物的豐收，或資本家稅，或海外政局的惡化，或環繞於復活的勞資鬭爭的激化，這許多的惡材料並非不是不存在，因為，結局；政府採取景氣復活政策，那末再取經濟界的活況清算或許還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英國經濟界，有着不安的薄影，軍擴的景氣，暫時間是繼續着吧。

例如鮑爾溫在最近發表的演說，從來的景氣循環過程，在今日爲了使強力的人爲的膨脹工作的中斷，世界景氣，可說是相當的繼續，申述了這樣意見，可是，在我想起來，大體上這個見解是正確的，尤其是在德國、意大利，所謂法西斯的統制經濟的國家，從來的傳統的自由主義時代的景氣觀非強力的修正不可，這是有着很多的理由。怎樣說呢，在這等國家，經濟活動，很早因各個企業家純粹的營利打算而不移動了，從超越着營利

國策的見地，我感覺到，無理樣子的建設活動，是被強力的推進。

最近看到福靈雜誌刊載對拿其士經濟的現狀的批判論文，在德國，形式的；到現在還存留着資本主義組織，在實質的這個本質的特徵，可說已經很顯著的消滅。這個，實在是一個有興味的看法，譬如，資金的運用，事業的擴張新設，應該是國家的命令與許可之下始可移動其推進力，不是各個企業家的私的營利的刺激，因為從國策的大立場，所以應在國家計劃之下，可是，雖然不賺錢的事業，也非擴張不可，賺錢的事業，可說是反有強要抑制的樣子。的確，從尊重企業家的第一步首唱的建前說，企業的形式態，到底為民營事業殘留的，但是把這移動精神，是代了國策的。終於，在形式上是民營經濟，在實質上是成了國策經濟時代。

把這個更從物價方面來觀察，可說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在自由市

場，因需給關係，決定自治的價格制度來說，完全潛伏着影子，從代替這個國策的見地，被人爲的決定的公定價格制度，重要商品的全部，是被過度的採用着。因此，對需要供給力，從缺乏上說起來，無論如何不許價格的上昇。還有對人爲的製造各種國產代用品的事情，政府努力支付很大的犧牲，可是其結果，例如人造橡皮，人造石油，有着很顯著費用的商品，因爲被強制的製造，在這種場合，由於政府財政的支出，助成金的犧牲，價格的法外騰貴，是被抑制着了。

更從勞動力的見地觀察，這裏把對自由的勞動力的移動與需給關係的形勢基礎的勞銀移動，也早已絕對不能贖身了。勞銀與其他商品的價格，同樣從國策的見地被釘封着一定的水準。還有，企業家把勞銀任性擡價，把勞動者從其他工場抽出等等，也不被許可了，勞動者是由國家配置了一

定的標柱，不允許自己任性的移動。假如換句話說，那末所謂勞動力的自由市場觀念，很早在德國是不存在了，在國策上僅基於勞動力的配置罷了。

最後關於貿易，商人任性的私的打算，不是選擇對手而舉行交易，國家是從國策的見地，嚴格規定其方向與金額，私的營業形態雖然是殘留着，但其實質上，顯著是國策的事業化了。

像上面看來，德國經濟，似乎依然是形式的私的營利主義，但是實際的推進力，是國家的，政治的，經濟上已經可說進入於對國策服從的時代。現在拿其士·德國的綱領有着一項，應「資本，對經濟時候，經濟，對國民的福祉侍候」的一句，但是結果的善惡故作別論，今日的拿其士·德國是舉着全力爲這綱領的實現而埋頭苦幹。

意大利也是同樣的，但是在各國，很早從海外景氣循環的惡化了，到現在雖然受着直接強烈影響還沒有，假如比較阿美利加、德、意兩方面都是依然繼續着國策的建設工作。當然，海外經濟，假使惡化，國內振興政策從現在很難進展，是不錯的，可是，爲了這樣的障害使建設中斷，就不堪設想了。現在德國，最近經濟大臣的宣告辭職，原因是爲了軍擴緩和論，而受到拿其士黨員的不滿，不得不去職，代替這職位的，是戈林將軍，就任經濟獨裁官的重職，很謹慎地表明排除萬難，完成四年計劃，對國防力的充實，用決心邁進。

完成如此國策經濟的時代，在某方面或者會發生經濟恐慌，這個，是依舊世界經濟恐慌的波濤，但在現在世界經濟的圓滑連鎖作爲前提的景氣觀，就非受着很大的修正不可。

日本似乎像前面所說，現在對軍擴的生產力擴充工作，在經濟界的一部前途的不安感覺，是相當的濃厚。這種，畢竟可以說對海外經濟界的反動恐慌的不安與國家的戰後經營的積極性，不論怎樣看，總是感到不安。

阿美利加、歐洲，還沒有到入反動恐慌的時期，已如上面所說，但作為事業家的立場說，萬一反動襲來的時候，假如不充分準備，那末沒有方法對付了。對於這個，政府非明示戰後的經綸不可。如不明確的話，事業界的態度必然是消極，當面生產力擴充工作也因此成爲遲鈍。大家所知道的，現在及今後的建設工作，事業家不是僅僅各個營利的打算，計劃私的性質。看到德國、拿其士同樣帶着多分國家的動員性質，政府的態度，次第強大，就是小的也被限制着。譬如，把「滿洲國」華北的開發，將達到怎樣程度的規模呢，就是左右着日本事業活動方向的大問題，這個，實在

是中、日「滿」的國家的決意的依存，各個事業家是有着不能個人任性的前進，還有，日本資金勞動，事業的擴張，和新設置，應由國家嚴密的統制，不許各個企業家任性開始事業。

在這樣特殊的國策動員事情之下的日本經濟，假如採取左右的進行，這是勉強達觀的，所以政府的態度非明確不可。一時，海外經濟界如有着深刻的反動恐慌的徵兆時，那末，這時緊要的是政府的決然的態度，順應萬般對策的準備。

三 民間經濟團體的整備

我對政府當局諸君，在達觀的時局下，要求合理的統制工作的樹立，同時向經濟界的指導諸君，不得不要求把從來的私的營利萬能的個人主義

的態度拋棄。譬如，政府對今後的建設工作，要明示決定其方向與規模，助成這個的整備。民間事業界，要對國家順應，極力自發的，努力這建設計劃的完成，非發揮奉公的精神不可。拿其士格言的一句；「資本爲經濟，經濟爲國民而侍候」，今後日本的事業界非採用這格言不可。要之；經濟人也要認識時代的進展，從舊營利萬能的思想中脫卻的自覺，這是很緊要的，我是這樣想着。

同時經濟人，無論何時，對國策的大問題，不是只採取受動的態度。國策是官吏的義務，經濟人不論何時也要有自防的被統制者的態度，否則不能達到國運的發展，還有經濟人時時流着嘮叨官方，是阻礙積極的進展，要把這合理化，作爲官民協力圓滑推進國策的原動力。今後經濟人要採取自發的，爲經濟國策的樹立而協動，在這場合，指導官吏，要有把識

見與氣魄明示於天下的氣概。

在這裏，第一；經濟人非完成自治組織不可。從來民間的經濟團體，是存在種種多數上的，但是，這等機能是不完全的，是互相爭着勢力範圍，各自的指導精神屢屢是分裂的對立着。今後的時代，如以要求統一的國策運用的機關而論，如果照舊，到底能發揮充分的能力，是不能的。

從不久之前，造成所謂經濟團體聯盟，急速地把經濟聯盟，與工商會議所及銀行業交換所，其他金融團體的會集等，成爲有統一的民間代表機關的實體，須着着進行，發生自治的組織化運動。

這樣，今後造成中央自治統制機關，同時；即使是其下部構造，特別產業部門，把同業組合組織的整備進行，兩方相俟，完成民間經濟界的統一意思，對政府傳達，同時作爲協力國策的要求圓滑，有效的完成，這是

我個人的意思。換言之；對民間經濟界把局部的利害的對立調整，立在綜合的國家的見地，把經濟界的動向，積極的，自治的，統制指導，進行對政府的國策樹立，披擲作為民間的見解，協力這種的合理化，一旦國策確立，要覺悟把這作極力有效的完成機關，擔當政府與各個企業之間的聯絡。

徵集歐、美先進國在世界大戰中的經驗，還有看到最近德國、意大利等的統制經濟工作的實際，這種民間自治統制機構，是怎樣的緊要，而是不可缺少的吧，但更詳細說的是沒有，尤其擔當此種自治機構的整備，把這種，像看德、意兩國，已作為法制化，半官的強制團體了，我想在某種英、美之流，是純然作為民間自治機關，使其發展的吧，但是我考慮到，從日本的經濟發展的現狀與傳統的自治精神的尊重，務必把這個在民間自

治團體形態上進行，因法律與官僚的獨善，把自治精神的注入管，非極力迴避不可。當然，在這個經濟指導者，醒覺像前面所申述的時局的要求，非自發的達到發揮國策的動員精神不可。

還有，展開這種運動，應從中央統治機關的完成着手，再把下部構造產業部門別機關的再編成的整備，應作為第一步的意見，是很明白的吧！我們先要擔當中央綜括機關的統一的進行，但是這個爲了眞眞有效的作用，儘量的使下部構造的整備，是有着必要的，決不是等閒的，今後非考慮展開兩兩併行的運動不可。結局，此項運動，因爲不外是民間產業界的自治的主張的組織化，僅頭部的美麗，各部門的意見，端正的反映似乎是不會來的，但其機能是不能充分地發揮的，換言之，不是從上向下的運動，是湧起從下自治的運動，非使這種發達不可。

更進一步來考察產業別的自治團體的機能，這裏成爲同業組合的配置，市場統制配置的問題。到今日，此兩者，在某種場合，單一的組織中，綜合的被包攝着，可是由於大體別個的獨立組織，是被對立的管理着。我想對產業部門別的自治團體，可經營同業組合機能，是毫無疑問的餘地，但更進一步，把(Cartel)企業聯盟的市場統制的機能，應合併經營呢，還是不呢，是需分開議論的，速斷其可否是有很難的地方，目下概括的看起來，在直接上我想不經營企業聯盟機能不是好的方法。然而對企業聯盟的合理化乃至國策動員的目的，擔當指導與監督的配置是鄭重的事情，如此，產業別團體與企業聯盟的緊密聯絡纔有希望。

原來，企業聯盟是以私的營利精神經營的，從來是作爲獨佔的擡價機關，可是從今以後，像這樣非國家的指導精神，非把他拋棄不可。代替這

種的是拿其士的所謂公益優先的指導原理，非確立不可。所以，我們應該考慮到所謂產業別自治團體的指導精神的緊密一致。目下的德國以同業組合與企業聯盟在形式上是作為個別而獨立的，但實質上以前者監督指導後者的，支拂着促進相互間的緊密聯絡的努力。還有關於企業聯盟相互間之紛爭，或企業聯盟與消化者之紛爭等，由上層自治團體來調停這種紛爭的。在日本，這樣自治的統制規模有着不可欠缺的必要。

四 中小工業的更生

考慮到日本產業機構改善的場合，非特別有着關心不可，就是所謂中小工業者組織化的問題。不管彼等是在極幼稚的技術，貧弱的資本與粗雜的組織下繼續着窮迫的生活，但在日本對國民經濟力的發展，是演着有極

重大的配置，從產業動員的見地來思考，希圖彼等的實力的充分的發揮，是最要緊的問題，在戰時體制之下，各方面大工業組織，假如發達，那末中小工業的地位，次第有着困難的傾向吧，假使把這種傾向放任其自然的推移，那原料的備辦，定貨的配分及資金等，無論如何會在大工業的壓迫下，走上慘淡的窮狀吧。這樣的事態，當然對於日本獨特的產業力的動員，不是好的現象。非作官民協力努力打開這種窮狀不可。在今日，軍需定貨，爲潤澤，對大工業作爲承攬，相當呈着一時的活躍，但是一旦軍需定貨減退時，立刻會被轉化到景氣反動的危險的，這個就是中小工業者。

政府，要以中小工業者的組合運動強化起來，維持彼等的存在，更進一步，採取的政策，以組合作爲共同的合理化與發展的機關，我想除這組合運動，救中小工業外，實無他道。

原來，這工業組合的組織，同所謂大工業 組織是不一樣的，大部是包含全體主義的共同經濟團體意圖的，其機能也包含把同業組合的與市場統制的合併。從其成立的歷史來看，所謂大工業的 是不同的，從國家的見地說，國家是要助成其發展的。

以我考慮的地位而論，擔當產業自治團體的再編成，國家用強力的助成，使工業組合，商業組合等擴大強化起來，在中央綜括團體之內，把彼等的意見，作為妥當反映的配置是有必要的。

政府；在目下工業地方化的格言之下，努力促進中小工業的地方的分散的發達，但是國家的周到的調查與科學研究的結果，把從工業立場的見地見到有利的產業，對適地適應的培養，假使能够，那末這個可說極其有益的運動。最近，提倡中小工業的科學主義化者也是有着。這個對都市大

工業，可以作發達地方農村部分品的承攬工業，但是，要國家強調的與大工業者協力作促進部分品工業的機械化乃至科學主義化。要把承攬業者不作大工業的犧牲，國家考慮自治的組合作協力的積極打開之道，也是目前的急務。

五 勞動的動員

今日我認爲在戰時經濟政策上，比較的最有欠缺之點，關於人的要素，國家的動員，是沒有十分的澈底。一方面痛切叫着技術者及勞動力的不足，一方面又不舉行作全體合理的配給。關於物，僅僅強叫統制，關於人，統制如此的不完全，是有着遺憾的。尤其對熟練工人的養成，一時似乎有相當大規模的計劃，但是其後的經過，又轉落下去了，如果是擔憂戰

後的反動而控制積極的養成，那末這是短見。以我的見解而論，這時要完備國家的大介紹所機關，澈底實行勞動的動員，對於這介紹所，熟練勞動的養成，使其設施合併管理，假如能够，對於戰後的失業救濟，則要預爲部署罷了。

最近，對勞動時間的極端延長與過重的勞動強制的批難是逐漸擡頭了，這個當然非考慮不可的一點，現在從世界大戰中列強能率維持的見地說，對此等的過重勞動，國家須斷行的取締。尤其，戰爭中勞動爭議的一時中止，但假使戰後，由於形勢如何而不擔憂發生險惡的爭議，這就不能說了。這種不祥事件，需要防患於未然，作勞資的協調，爲將來國運打開而奮鬥，不論怎樣，要設立像勞資共同會議的組織，對勞動者的代表，務必給與發揮主張的機會。以勞動者永久作從屬者的使用，對彼等不給與發

言權，實在不是馴致協力一致的性質。當然，勞動者方面到現在一掃階級鬭爭的觀念，以真勞動協力的和協精神，作今後的指導原理是有必要的。最近社會大眾黨似乎採用清算社會民主主義，以全體主義的協調主義作指導的精神，這個可說是應該喜悅覺醒的端緒吧。

六 輸出貿易的促進

以上觸着若干的重要問題，關於今後日本經濟的指導方針，來申述我自己的思考，尤其在最後加上一言，就是對於戰後所謂同盟（Eloa）的生產力擴充政策與貿易振興政策的重大關聯，如一般所知道的，滿洲事變以來我國的生產力的擴充工作，比較能圓滑的進行，在我經濟界的內部，過去
的資本蓄積，有着相當巨額的準備，同時負載着輸出貿易，有着異常躍進

的地方也是很多的。然而，對於今後的擴張工作，到現在還是缺乏利用餘剩蓄積的餘地，目前國際收支的平均，有着顯著不安的狀態，爲輸出增進，非採取很周到而且積極的工作不可。看到最近貿易統制的形勢，是傾注主力於輸入統制，爲輸出增進劃策之處，是極不徹底的，我抱着這樣的感覺。

從輸出促進的見地說，無論如何，對於紡織雜貨部門作爲中心的所謂輕工業市場的開拓，非傾注全力不可。戰時中因緊急的原因，輕工業的維持發展，假若沒有稍稍等閒視之的傾向，在戰後使其更大的新發展，作官民協力的邁進是有着希望的。

然而，不論怎樣，對於新興產業，重工業及化學工業部門，從今後的新規，是需要開拓海外市場，用很巧妙的輸出增進的組織而成爲國家的助

成工作，這是緊要的。特別在這個部門，輕工業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僅對於市場開拓給與長期信用，是有着必要，至於營業者的困難，當然不能相並來觀察。無論怎樣，與國策的特殊金融機關提攜，以大組織作為進行的背景之外，打開的道途是沒有了。如貿易助成金乃至長期信用保證的設施，當然非大大整備不可。

過去，日本的重工業，化學工業，比歐、美先進國的生產條件，是低劣，但在今日以後，把這種弱點可以一掃而光，在我的見解而論，以滿洲、華北及南洋等作基礎，就能勃興這等產業部門，因此可說現在的日本是有了世界上很少看到的具備的卓越生產條件了，但是因在海外市場與先進國缺乏競爭的經驗，暫時特別不能停止一切的進行，而且要作為必要的助成工作。我想不久，從不遠的將來，就能見到日本成為東南洋市場的支

配者。

以這最近的澎湃勃興的氣運，使其今後繼續的發展，成爲將來的大勢，就是希望官民能協力的奮鬥！

戰爭與日本資本主義

土屋喬雄

日本資本主義每隨戰爭而有着劃期的飛躍的發展。這裏所謂戰爭，是單指對外戰爭而言。過去中日、日俄、日德戰爭，對日本經濟發展顯然各有劃期的意義。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的中、日戰爭，日本參加戰役的人員，將校以下二十四萬餘人，雇員約六千五百人，民夫十萬人，軍艦二十八艘，排水噸數五萬七千六百餘噸，水雷艇二十四艘；戰費總額二萬四十萬圓。比之一八九三年的歲出一萬四千九百十二萬元，這數目在當時着實不算小呢。但是，戰爭的結果，日本是勝利了，獲得二萬三千一百五十萬元的賠款。

還有台灣等地。所以日本除人命的損失外，財政上不會有什麼損失。更從經濟的見地說，這次戰爭，實給日本經濟發展以莫大的刺戟。

要知道中、日戰爭給予日本經濟發展強大的刺戟，首先不能不一看政府的「戰後經營」。和平恢復後，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伊藤內閣所召集的第九屆會議第一個問題便是「戰後經營」的大計劃。誰都知道，戰後俄、德、法三國干涉，使日本朝野警惕着更大危機之迫在面前。因此，政府在「戰後經營」的大計劃之下，堅立了大規模擴張軍備的方案。跟此相關連的，並計劃創辦製鐵所，擴張官辦鐵道等，其他則更有治水事業，電話事業，教育事業，拓殖事業等的擴大計劃；又爲確立貨幣制度，一八九七年決定採用金本位。至一般財政計劃，計一八九六年度預算擬定歲入爲一萬三千八百七萬餘圓，歲出一萬五千二百萬餘圓，比之上年之一八九五年

度，歲入增四千七百八十餘萬元，歲出增六千二百七十餘萬圓，這個預算在議會中只把歲入削減了八萬八千圓歲出削減三十萬圓而正式通過了。一八九七年以降，歲出（決算）更有增大的傾向，即自一八九七年度的二萬二千三百萬圓，一九〇二年度增至二萬八千九百萬圓餘。

跟着國家財政的次第膨脹，經濟方面也迅速地走上發展的途徑。中、日戰爭給與日本經濟界主要的刺戟是：（一）由於戰費支出之生產及消費的急增，和資本的集積；（二）由於賠款收入之資金的增加；（三）由於國際信用增大之外資輸入的增加；（四）由於戰勝結果之市場的增大等等。同時，中、日戰爭前後世界銀塊市價暴落。使當時還居於銀本位國的日本產業，對外獲得了跟現時所行的匯兌政策相同的効果——阻止輸入，促進輸出。再則，由於國內物價的貴騰，企業者可獲較多的利潤。所以中、日戰爭後

日本企業上是非常狂盛，從下列數字可以知道這一時期產業發展的指標：
會社及工廠設立數，一八七七年會社數爲六四家，工廠數八七三家；一八七八——一八八五年間，會社三九二家，工廠六九四家；一八八六——一八九三年間會社九二五家。工廠一·七九八家；一八九四——一九〇二年九年間，會社七、二一七家，工廠四、三二八家。卽自明治以降至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〇年）日本會社總數中約有百分之八十四，工廠約有百分之五十是在一八九四年以後所設立的。再看主要的類別：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三年間，新計劃企業的資本額爲十四萬六千萬圓，其中鐵道佔百分之五十八。銀行約佔百分之十五，餘百分之二十六爲其他產業。大部分則屬棉絲紡織會社。若單就紡織業來看，一八八八年工廠數爲二十四家，平均每日運轉錘數一一三、八五六支；一八九三年則急增至四十家，三八

一、七八一支：一九〇二年達八十家，一、三〇一、一一八支。這裏又須注意的，即自一八九六年四月一日起。棉花輸入稅已被撤廢。以上是意味着新興紡織資本劃期的勝利，至於其他工業之有顯著發展傾向者，則爲生絲，棉織品，絲織品，算大小（汗衫之類）等。

伴着產業的發展，貿易也有飛躍的發展。爲要恢復向被外商所掌握着的商權，日本政府積極施行保護和獎勵，並銳意努力於條約的修正。一九〇〇年修正條約實施，撤廢了治外法權，收回了稅權的一部，貿易也就隨之而得到顯著的發達。輸出方面：一八八八——一八九二年間，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間，及一八九八——一九〇二年間三期相比較，從七千二百六十萬圓，一萬二千四百零一萬圓，增至一萬二千九百零六萬三千元。尤其是大工廠製造品的輸出額，增加得更快，從八十一萬七千元至五百五

十二萬三千元，復一躍而增至二千六百四十六萬元；對全輸出額的比率。也從百分之一·一三至四·五，而至一二·八。

在農業方面，維新以來日本農業改良和進步的程度很遲緩，它依然盛行着小農制和高度佃農制度。不過，它終究也捲入了商品，貨幣經濟的機構裏了。最顯著的是在中、日戰爭以後，大工業急促地奪取了農村自給副業的家庭工業，一面，更將製造品運進農村去。同時，農業的商品化也急速地進展。所謂國內市場。就在這個時代形成起來。然而，由於戰後軍備擴張和保護政策的影響，農村裏兵役義務增大，地租增徵，間接稅，輸入稅等也增加；結局，爲了促進大昌業的發展，農村的負擔是愈加重了。

這種產業部門發展的不均衡，是中、日戰爭以來日本產業發展顯著的特徵。不待說，產業的發展，需要着更廣大的市場，——原料取給市場和

商品販賣市場；日本國內市場非常狹隘，所以它對這一點當然更加急切。當時，日本最重要的市場是在東亞，但俄國侵入東亞的勢力很大，因此，不能不引起兩國間時衝突。

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比中、日戰爭的規模大約多，它動員了兵力陸軍十三師團。海軍二十五萬八千噸，戰士六十萬；二十個月間，戰費總額達十九萬一千二百萬餘元，比戰前一九〇三年度的歲出總計二萬四千九百萬餘元，超越很巨。其中增稅（地租、所得稅、營業稅、酒稅、醬油稅、砂糖費消稅、鑛稅、交易所稅、關稅、毛織物稅、石油消費稅、印花稅、煙草專賣等的特別增徵和新設）和義捐合計一萬三千八百產餘元，此外則來自長期為國民負擔的公債（第一次第五次的國庫債券，第一至第四次的英金公債，及臨時事件公債）。

自然，「戰後經營」是立刻要計劃起來，一九〇六年一月第二十二屆會議通過了西園寺新內閣的提出的「戰後經營」計劃，主要是：（一）擴張軍備；（二）鐵道國營；（三）繼續徵收非常特別稅；（四）整理國債。因為沒有得到賠款，所以「戰後經營」的財源，便不能不依靠租稅和公債；而財政之急速的膨脹，也是必然的。

擴張軍備的內容；陸軍在戰前爲十三師團，常備兵十五萬人，戰後增至十九師團，常備兵二十五萬人，戰時動員可達六十萬人至二百萬人；海軍則自二十六萬噸增至五十萬噸以上。

鐵道國營本就早已決定，其後中途變更方針，採官私並存制；中、日戰時，國有說又甚囂塵上，至日、俄戰後，政府就軍事上的見地，益覺鐵道的重要。一九〇六年三月便發佈鐵道國有法，一九〇七年九月收買完畢。

非常特別稅在日、俄戰役中是當做臨時事件費財源之一，增課過二次新稅。這種增稅當初雖限定於戰時，但「戰後經營」需費很巨，賠款既然後得不到，所以只好把非常特別稅繼續着無限期下去。第一次增稅額爲六千二百二十餘萬元。第二次七千四百十二萬餘元，爲數實屬非小。

至於整理國債，一九〇六年日本國債數爲二十萬一千一百零四萬八千餘元，其中戰時所舉的約十七萬四千萬元。政府在戰後經營上，對於不生產性的戰時公債，勵行整理和償還。第二十二屆議會通過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法案，設定整理公債募集金及每年由國庫支付本息的特別會計，以便償債和借款。計每年須用去一萬一千萬元。

戰後經營的主要項目卽如上述。要之，日本財政經日、俄戰役，不得不趨於劃期的急激的膨脹。卽，一九〇六年度以降的歲出決算。一九〇六

年度爲四萬六千四百萬元餘。一九〇七年度六萬零二百萬元餘，一九〇八年度六萬三千六百萬元餘，一九一〇年度五萬六千九百萬餘元，一九一一年五萬八千五百萬元餘。這和中、日戰後相比，實超過一倍之多。

那末，跟財政膨脹同時。日、俄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是怎樣呢？

如前述，隨着財政的膨脹，經濟上也趨劃期的進展。但這次發展的因素和實質，跟中、日戰後時代是大不相同。日、俄戰後，刺戟經濟發展的，是外資輸入的急速增大，又在戰後經營的名義之下修正條約，結果，強化了保護政策，並走向國際的進出。

先看以外資輸入的中心點企業資金的膨脹，日、俄戰後，日本躍居世界列強之一，國際地位也增高了；因此，外資多向這個新興國源源流入。一九〇三年末，外資輸入官民額合計不足二萬萬元，一九〇七年末增至十

四萬萬元，一九一三年末達十九萬七千萬元。連帶的，銀行的設立數，總行雖自二千三百二十四家減至二千一百五十家，但支行則自二千零四十家增至二千四百三十家。實收資本自三萬七千三百萬元，激增至六萬五千一百萬元，存款自六萬八千九百萬元激增到二十五萬二百萬元。

次於資金豐富化而使產業勃興的，是政府的保護政策。一八九九年修正條約，撤廢治外法權，同時收回了一部份關稅權，並定一九一一年完全收回。因此，盼望已久的保護關稅政策得以實施，而大大地助長了國內產業的發展。

計自日、俄戰後至一九一三年間，所計劃的事業，約三十八萬四千一百萬元餘，其中一九〇五年九月至一九〇七年末間佔到半數，可知戰爭告終後企業的狂盛。從產業別見之，上述三十八萬四千一百萬元事業計劃

中，工業佔二九·四%，運輸一八·三%，商業及其他一六%，銀行一四·九%，電氣一二·三%，如將紡績、電氣、採礦、水產、製造工業合計，則佔四八·四%，貿易的發達也很顯著，一九〇三年度輸出二萬八千九百餘萬元，輸入三萬一千七百餘萬元；一九〇六年度輸出四萬二千三百萬元，輸入四萬一千八百萬餘元，一九一二年輸出五萬二千六百萬餘元，輸入六萬一千八百萬餘元；一九一三年輸出六萬二千二百萬餘元，輸入七萬二千九百萬餘元。

但農業方面，則陷於停頓的狀態，主要原因爲：（一）海外農產品輸入的壓迫，計農產品的輸出入，一八九八——一九〇二年爲四千六百萬元，一九〇三——一九〇七年增至九千一百餘萬元，而自台灣、朝鮮方面輸入的農產品，一九〇九年超過額爲三千四百萬元，一九一四年增至五千九百

萬元。(二)租稅的重加，計中央租稅徵收額，中、日戰後爲一萬三千萬元，日、俄戰後達三萬萬元，地方稅中地租附加稅和戶捐房租合計，一八九〇——一八九四年年平均一千一百二十六萬元，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平均三千四百八十餘萬元，一七一〇——一九一四年年平均四千七百三十餘萬元。要之，農業實未隨其他產業有何改良和進步，而依然持續着零佃耕作和高度佃農制度。

歐洲大戰給予日本不少的幸運，戰時及戰後之六年間實爲日本有史以來所未曾有的好況時代。其主要原因是：(一)歐、美商品之輸入日本實趨激減，甚至杜絕，而日本商品又替代了歐、美商品。輸出激增；因此各種企業尤其是礦業機械及器具工業、金屬工業、化學工業等都有迅速的發展，同時，日本棉織品及雜貨品類之化歐、美品而輸往海外市場（尤其是

遠東和南洋市場者，日益加多。(二)輸往交戰國的軍需品激劇增加，如軍器服裝皮鞋、西裝、衛生衫等)。銅、澱粉、豆類等。(三)因世界船舶的不足，促成日本海運及造船業的發達。

一九一五——一九二〇年，日本企業發展的確是值得驚人的，計六年間新設和擴張的事業，資本額達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一百萬元之巨，比一九一三年前過去四十年間。還大到七倍多。

但戰時的四年(一九一五——一九一八年)，和戰後的二年(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因性質上的不同，中心事業則並不一致。戰時四年的企業中心是鑛業一〇%(以全部資本為基準)，銀行業九·六%，海運八·六%，化學工業八·四%，電氣業七%，機械及器具工業五·三%，金屬工業五·二%，製織業三·九%，造船及造渠業三·一%，紡績業二·六

%，合計礦業工業佔三六·九%，商業及其他一七·一%，銀行、信託、保險業一四%，運輸業一三·二%，農林業一·三%，生產業〇·五%，礦工業是居着首位，以重工業，化學工業電氣工業爲主。

戰後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的企業中心，雖仍以礦工業爲首，佔三〇·二%，次銀行、信託、保險業二〇·四%，（其中銀行業一四·八%），商業及其他一九·五%，運輸業一一·七%，農林業四·二%，生產業〇·八%，但實際較戰時已有變動。即礦工業減六·七%，運輸業減一·五%；反之，銀行及其他金融業增六·四%，商業及其他增二·四%，農林業增二·八%，生產業增〇·三%。而礦工業中順序也有變動，計雜工業九·二%，電氣業九%，礦業五·九%，化學工業五·二%，紡績業四·九%，製織業四·一%，機械及器具工業二·九%，金屬工業

一·七%，造船及造渠業〇·七%。三年來最發展的是雜工業，電氣業、紡績業、製織業，至礦業化學工業，機械及器具工業，金屬工業、造船及船渠業則反趨滯鈍。

貿易及貿易外收入的發展，也是很顯然的，這幾年間獲得了未曾有的入超，收入超過，而現金則大大增大。

由於現金的增大，日本竟由債務國一變而為債權國了。一九一四年末日本負債額十九萬萬元，除內現金一萬三千萬元。海外存金二萬二千萬元，海外投資四萬六千萬元。淨負十萬九千萬元，但至一九二〇年末，日本轉有債權二十七萬七千萬元。

但依然趨於跛行的發展狀態的是農業。戰時及戰後幾年雖因（一）好景氣結果，使農產品及其他產品價格急騰，（二）對農村勞動需要激增等之

故，農村一時也會趨繁榮；但農業經營迄未根本改革。

可是，前述日本經濟突兀的發展，到底不是正常的，所以反動也非常深刻，反動時代日本曾經歷過下列許多事情，即：一九二〇年三月的股票恐慌，一九二二年秋的金融恐慌，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地震，一九二七年的大恐慌，一九二九年九月的世界恐慌，一九三〇年一月的金解禁，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滿洲」事變，十二月的金輸出再禁止，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上海事變，五月的「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退出國聯，一九三三年後的通貨膨脹，一九三七年的「二二六」事件。

現在，對華事變已達入了第二階段，日本人民必須覺悟到當前所面臨的真正的難局。我們回顧過去和瞻望未來，不禁有無限的感慨。

日本的新預算

U · M ·

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新預算草案，日本政府業已批准，並將在最近召集之國民會議上討論。

根據新預算案，支出的總數（二十八億日金）是處於本年度預算的水準。形式上陸軍省和海軍省的支出（十二億日金）比本年度甚至略為減低，但這表面的形式是用最簡單的方法達到的；第一，軍費的支出劃於別種預算之內。第二，新預算沒有把對華戰爭有關的支出計算在內。

實際上，這些支出應當作為新的非常預算之內容。牠的容量雖未明白，然而牠的規模可以獲得多少明確的概念。根據日本參謀部的意見，對

華的軍事行動「最少將繼續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因此，新的非常預算，無論如何將超過預定對華戰爭以半年爲期（至一九三八年一月爲至）的非常支出的總數。

已經批准的對華戰爭非常支出約爲二十六億日金。單這個數目已大於日本在一八九四——九五年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以及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支出的戰費總數。如果在二十六億的預算上再加上二十八億日金（這是一九三七——三八年的平常預算，也是日本備戰的基本預算），那末所得的軍費支出之龐大數目爲五十四億日金。可以想像到日本人民肩膀上有何種負擔。來年的日本新軍費支出給日本經濟以何種創傷。

近來日本經濟的傷口激劇地增加起來。遠在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間，在日本已明顯地露出正在推進的新危機之信號。用人爲的方法來「支持」景

氣，因軍費及軍事定貨重大之增長，能够暫時延長禍災之降臨。可是延期已屆結束了。市場問題激烈地尖銳化。一九三七年最前九個月間日本絲織品的輸出只及去年的水準，而去年到低過一九三四年。本年日本棉織品輸出的實際，容量表示出多年以來的最底數量。對華戰爭給日本輸出以新的嚴重打擊。從七月至八月中旬日本對華的輸出減低了百分之六十六。

應當估計到日本內部市場無比的狹窄和貧困，以及對外貿易對日本的重要性，藉以了解這些事實的意義。輸出是日本積累非常重要的資本源泉。而紡織品的輸出在一九三六年差不多提供日本輸出總利益的百分之五十。很明顯的，紡織品輸出的停滯，世界價格之開始低落以及美國景氣之惡化（日本絲織品百分之八十是向那裏輸出的），嚴重地威脅日本實業界。對華武裝冒險的前途在他們那裏也引起不少嚴重的不安。

軍人的政策把日本的對外貿易由資本積累的泉變爲日金穩定最大危險的源泉。因爲軍用材料大批購買的結果，日本對外貿易的入超瘋狂般地增長起來。一九三五年日本的入超計爲一千四百七十萬日金，一九三六年——一萬三千五百萬日金，一九三七年最前九個月——七萬四千四百萬日金。不久公佈的日本收支平衡的其他各項（金和銀的移動除外）也示出入超達三千六百四十萬日金。沒有根據來假定一九三七年的相當數字對日本會更加順利。

爲要阻塞對外貿易平衡的漏洞，以及沒有獲得國外信用的可能，日本政府從本年三月起就加強金子的輸出。根據最近所有的統計材料（八月一日）從日本輸出的金子計爲三萬七千九百五十萬日金。五個月中，日本金子的屯積枯竭了百分之二十五！以同樣的速度繼續輸出金子，不可避免地將

造成日金市價在世界貨幣市場上穩定性之嚴重威脅。

另一方面，軍費支出的膨脹以及預算定期的不敷，也威脅日金和國內的不穩。

根據『東洋經濟家雜誌』的計算，日本政府爲要彌補平常預算的虧蝕以及撥付一九三七——三八年的非常預算，至本年度預算結束時（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止）發出的公債不下三十億日金。一切日本銀行的資材（儲蓄的現款，有證券，期票，商業借貸）不超過一百三十億日金。但這一百三十億日金中有二十五億日金，就是說約有百分之二十是以前國家的公債券。日本的銀行很是有力量再把牠自己的資產分出百分之二十二多來資助新的國家的三十萬公債。

自然，不能認爲新公債的攤派是絕對不可能的。但無論如何這嚴厲地

加重了工業中私人投資的困難。同時日本的資本家們並不怎樣爲『愛國主義』所迷惑，使他們認爲公債票還優於工業的股票。公債票的收入每年不到百分之四，而工業股票在一九三七年前半年平均可獲得投資股息百分之七·八。很明顯的，日本的資本家金融界，就是那些熱烈地贊助冒險軍人的也在內，並不大願意簽寫軍用的公債。他們的態度推動國庫助借印刷機器，用通貨膨脹的方法來資助戰爭。

日本資本主義名符其實的敲剝工人階級而逃出一九二九年的恐惶深淵。甚至虛偽的，粉飾現狀的官方總計也描寫出最近十年來工資不斷減低的圖景。以一九二九年作一〇〇計算，那末日本工業中工資的中級指數在一九三四年爲八十二·九，一九三五年——八十一·三，一九三六年——八十·七。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只略增加至八十一·九，但這個『增加』絕

不能與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提高相比較。根據同一的官場統計，生活價值的指數從一九三四年的一七四（以一九一四作爲一〇〇計算）增至一九三五年的一八一，一九三六年的一八五以至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九五。試看日本獨佔資本利潤巨大的根源在什麼地方，空前未有的武裝經費來源在什麼地方。

日本資產階級彌補對華戰爭的支出也依靠同一的源泉。推動日本走上通貨膨脹道路的那些資本家們以及反對通貨膨脹的那些資本家們，在這種關係中完全合作了。例如『東洋經濟家雜誌』說，爲要預防通貨膨脹，必須各方面減縮工業固定資本擴大的耗費。這個雜誌忠告說：『依靠日工和夜工盡量利用現成的設備，延長工時每日至十二，十四，甚至十五小時』。這個忠告且已經履行了。

日本國際收支的回顧

S · Y ·

國際收支的狀況，是一國的財政經濟政策，經過實施之後，所得成果的反映，所以我們從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觀察，就可以知道一國經濟力量的健全或脆弱了。

國家經濟，和個人經濟一樣，以收入多，支出少爲健全；以支出多於收入爲脆弱，這是毫無疑義的。不過支出倘若是爲了生產，換言之，支出是爲了營利，則一時支出雖多，但將來的收入也可以更多，這種一時的支出多於收入，不能就說是脆弱。總之，我們對於一國的國際收支，不僅要看他的數量，還要分析他的內容，纔能切實地明瞭。

最近幾年來，日本財政上的特點，是軍事費的日趨增加龐大；經濟上的特點，是準戰時經濟體系的強化。在一九三一年，日本的歲出決算爲十五萬萬圓，但一九三二年就膨脹爲二十億圓，以後幾年，雖續有增加，但是以前年的二十三億爲最高，但是到了去年，預算額驟增爲二十八億圓，假如把去年的預算和一九三一年的決算比較；全體的預算雖然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是歲出的各部門中，只有軍事費和公債的利金，年有增加，至於其他的行政費用，雖有一部份略有增加，但有的甚至減少，照本年度的預算，行政費又減少了些。

日本拚命增加軍事費，強化戰時經濟體系的財政經濟政策，所得到的結果，是去年上半年空前的六億四千一百萬圓的入超。這個龐大的數字，很明白表現出日本經濟力量的脆弱，申言之，就是日本的經濟力量，是不

够他來實行它所希望的準戰時經濟體系。

爲什麼增加財政預算，膨脹軍事費，可以使輸入增加，而形成入超呢？這是因爲所增加的軍事費，一部分當然是用之於整理部隊，但是大部份是用之於擴充軍備的；而以如此巨額的準備，則日本本國的生產力，實無能供給，於是只得由輸入來補充。所以輸入數額，因爲軍事費的增加，而大爲增加了。如果在經濟力量健全的國家，軍需生產力雖然不足，而其他方面的生產力充足，則由擴充軍備而擴大的輸入，可以由其他方面的生產物的輸出來填補；換言之，若輸入增加，能以增加輸出來抵消，來保持輸出入的平衡，則這個國家的經濟，依然是健全的。再者如輸入物品是用於建設生產機關的，則一時輸入的增加，雖然沒有輸出來填補抵消，也是沒有關係的，因爲生產機關完成之後，出產就可以增加，以將來輸出的增

加，來填補現在的輸入；但是輸入是軍需品，所建設的也是軍需生產力，那末這等物品完全是戰爭的消耗品，於國計民生，沒有絲毫的裨益，因之，軍需品的輸入，如果國家經濟力有餘力時，固然沒有多大妨礙，倘若經濟力沒有餘力，而想硬把它擴充起來，則增加一圓的輸入，就是減弱一圓的經濟力量。日本因為擴充軍備而增加輸入，不能由增加輸出來抵消，誠如日本經濟家鄉誠之助氏所說，日本經濟立於歧途之上，日本的經濟力量不得不呈露脆弱的狀態，而因為輸入的是無補於生產的軍需品，那末更加深日本經濟的危機是無疑的了。

日本的輸入既不能由輸出來填補，於是就在國際收支上形成了支付超過，這筆支付超過，只能用國際貨幣黃金的現送消除，所以如果在存儲黃金豐富的國家，也是不成問題的，只要把黃金源源輸出，國際收支也就平

衡了。但是日本所有的黃金只不過五億二千萬元，這五億二千萬元的黃金，如果把它照市價換算起來，也不過是十三萬萬圓左右。除此之外，在日本本部及朝鮮、台灣等地，每年所產的黃金，共值一億三千萬圓，以去年說，日本所有的黃金，當值十四億三千萬圓。但是爲了維持國內紙幣價值的信用，必須有六億圓正貨，作黃金準備金，所以能現送的黃金，只有八億三千萬圓左右，黃金的現送，自去年到現在，共計五億圓左右，現在可供現送的不過三億圓零。

自從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日本的戰費，臨時增加了二十六億圓，幾乎與去年度的總豫算同額，而且總預算中，一半是軍事費，所以日本的軍事費比較原來的預算，可說是增加了三倍。因爲軍事費的增加，所以去年下半年的輸入也格外增加了，而輸出方面，因戰爭的關係，失去了許多

的市場，同時一部份與軍需品有關係的工業，爲製造軍需品而停止了商品的生產，所以輸出更爲減少了。

日本的國際收支，在中國長期抗戰之下，日本繼續軍需品的生產，無疑地，是無法使其平衡的。我國要得到最後的勝利，只有抱定堅決的奮鬥，使日本無法安定，而疲於奔命，促成他經濟的總崩潰。

日本提高賦稅的準備

C · S

日本自從我國抗戰以來，支付巨款的戰費，赤字公債，因此繼續的發行，不論其消化力如何，日本的經濟，因軍需品原料的大量輸出，一部分與軍需生產有關的工場的停止生產，顯現出不安的狀態，提高賦稅，是意料中事。

據本月十九日東京電，日本大藏省現擬提高直接及間接的賦稅，俾可增加日金二億元的收入，以供對華作戰之用，目下正在加速從事草擬各項必要方案，以便本月所召集的國會通過，其外更擬擴大「華北事變」稅，大約再能增收日金一億元，上述二億元增稅之中，其主要部分，將為個人

所得稅及國家稅的增加，通過稅的恢復，另徵新屋稅，並將新特貨稅的範圍，由目下的十種貨物而增加至三十種左右，用特別經費預算案方式，請求國會通過對華戰事經費大約在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海陸藏三省的談判，現積極進行，因中國長期抗戰，已議決向國會請求批准充分的經費，作侵華之用，以免在最近的將來，又須召集特別會議，所增各稅，在中、日戰爭終了後，將續收十二個月，據著名報紙中外商業新聞所載稅收程序之綱要如下：（一）各項所得稅包括『華北事變』稅在內，最低限度，將增加百分之二十，俾收入方面，可增加日金一萬一千萬元至一萬二千萬元之間；（二）擴充直接與戰事有關的各項工商業的臨時盈利稅；（三）按照現行稅率，將『華北事變特貨稅』所包括的十種貨物，擴充至三十種，大約可以增加收入三千萬元左右；（四）擴大『華北事變稅』

的範圍，因迄今各項所得稅皆未受其影響也，他如『華北事變特貨稅』亦將同時擴大，以上兩項約可增收五千萬元；（五）增收糖及汽油稅，約可增收六千萬元，除上各項之外，其他各項舊稅之恢復，及新稅的創立，在原則上均將限至最低限度；（六）恢復過通稅（對於購買鐵道車票者徵收此稅），可增收三千萬元；（七）土地，資本利息，及商業盈利各稅，似不致增加，惟關於「法人」的資本稅，增加與否尙未決定；（八）現行第三級所得稅資產免稅額，一千二百元大約將減至一千元，但此事恐須展期實行，因所增收之數，未必能超過三百萬元，而社會則受普遍的影響。

依據以上提高賦稅的準備，我們發現日本的經濟，已經到了無處不稅，無物不增收的狀態，原因；爲了擔負過巨的戰費，如果我們更堅強地作戰下去，日本在國際信用上，也會受到相當的影響，而國內的賦稅，恐

怕到了欲增無能的境地，除了走上經濟崩潰道途，又有什麼方法來支持下
去呢？我們看了最近日本所頒佈的新外匯政策，就可以知道日本的經濟狀
態了。

日本戰爭公債的進行方法

阿部賢一

要明瞭日本的戰時財政，必須先知道他經濟上的收入和支出，作具體的研究。日本自從八·一三實行武裝侵華以來，支付着巨額的軍費，這是誰都知道，而不用再說的，可是，日本的貧乏，也是世界上誰都知道的。今後日本的經濟收支，除在我國華北積極搜括外，要支持長期作戰，除發行巨額公債外，實無外途。但是公債的消化力，究竟又是怎樣呢？這是我們所要知道和研究的，我譯這篇文字的目的，就是要使讀者知道日本爲積極的侵略戰爭，在如何地的準備發行公債。原作者雖然用誇大的口吻，說消化力是不會減小的，這不過是欺人之談，但在這次，我們可以切實發見他們的確數如步驟，作研究日本財政上的一大參考。

譯者

一 戰爭公債的新階段

現在中國事變已進入了第二階段！我們戰爭財政也踏進了第二時期，今後戰局的推移，落後的市民，雖不能判明，但，假如在皇軍大勝之下，一時停止戰鬪時，那善後的收拾，也決不是容易的事情，或許戰爭財政，更要推進一步吧！設使國際事態更形惡化的話，誠如世人所說，在下次的大戰時，進入『非』的局面，那末我們的財政經濟，不得不採取全面的戰時統制型了！在現在的階段，是由『事變型』而轉為『戰事型』的一個階段，大概就那末樣保存既存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要素。着着進行戰時經濟統制，已是事實，可是不能說這已完全的成功，在這裏，不用來說明此事；因為，發行中國事變的戰時公債，也可以說是從這階段的觀點，就

很能够去認識了，而且很容易去理解。一方面，把過去五年間所釀成的非常時財政，年年在發行者非常時的公債，在此一二年間，將予以準戰公債的名稱了，但因為這次中國事變的關係，一躍而進，立刻成爲純粹的戰爭公債了。發給事變的經費與收入，作爲華北事件的特別會計而獨立的，而其收入財源的大部分，是依賴着公債的，在這裏，戰爭公債發行的成功與否，和中國事變今後的推移上，是更有着密切的關係。

戰爭財政的核心，有人的勤勞與必要的物資及豐富的供給與集注的組織化；財政當局，所謂物的預算，就是表明這種的意義，不過，人與物，在今日的經濟組織之下，以通貨的數量與流通而表示，以及支配的；依據今日公債的發行，國家如果獲得人與物的購買力，至某種程度，以此任意於國軍的需要方面支出，政府欲達到戰爭的遂行可能。誰都知道，關於事

變戰費的收入方法，有發行二十五億餘元的公債的權能，是依夏天的第七十一第七十二議會所協贊的金額，儘量的依此而圓滑的起債，但是動員必要的人與物，是成爲今日最緊要的問題了！

公債的發行，決不能與政府紙幣的發行相混同，其發行方法，或是依日銀擔保，或是依公募，在形式上，亦有種種不同；本質上，公債還是由國家負擔利息與元金的償還義務，不問是有利的或無利的，一個有價證券，不用說，可以作爲在資本主義機構中的一種財產項目；就是因爲是種借金的形式，所以一時所發生的莫大公債，在財政當局，必須運用其格外的手腕了。現在二十五億元的公債，到來春一月之交起債，依當局屢屢的說明，是能够預想的，但，問題不僅於此，就是十二年度一般及特別會計的起債額，是九億六千五百萬元，所以，合計要達到三十三億九千餘萬

元，依據賀屋財政部部長，所說，及依據許多官廳的節約與其他方法，竟成今年度經費的節減，起債總額，減少到三十二億元，其中已經發行的金額，是五億元，內中二億元是赤字公債，是日銀擔保，此外，一億元是資本公司，二億元是日銀擔保的事變公債。而最近二億元起債中之一億元是日銀擔保，剩餘一億元是儲金部擔保，其中的五千萬元是目下郵局窗口所發賣的小額公債，正在募集中，但國民關於事變關心的深切，當局的努力，新聞等的紙上宣傳，更因小額公債本身是有貯蓄的意義，是有利的，所以有着相當的賣行。

因爲，這國債稅則的生息，是三·四七五分，比了郵便貯金的二·七六〇分，銀行貯蓄預金的三·三〇〇分，銀行定期預金的甲種二·九〇八分，乙種三·〇八四分是有利，所以在貯蓄的意義上，容易號召大衆；在

此已發與募集中的公債，僅有七億元，除此之外，今後四個月之間，不得不起債二十五億元，十二月是預定五億元的起債，這不是普通的事。不論從今日的國際情勢的眼前而言，不論是從國內的情勢而言，不僅要使這莫大的起債，圓滑的運用，就是對今後事變的擴大，雖然更須莫大的公債發行，但須要十分忍耐的苦心，而達到所期望的目的。還有發行的條件，祇要對於應募者有利，數十億的起債，也未必是件難事，但是，因為要與一般產業發生衝突，利息也不能提高，期限也不能怎樣的短，其他的條件，也須與他種有價證券平衡，所以這裏是有一定的限制的，這裏也是須要苦心的，今日我們的經濟界，雖說已是進入戰時狀態，但還是像以前所說的是在半戰半常的過渡階段，所以須盡量抱着不與他方面發生摩擦的苦心，就是，當這起債時，所謂期望圓滑之語的意義，就是指這階段的半面

而言

今日我國的經濟，與數年前的日、清，日、俄戰役時代比較，不用說是特別的強大，如後面所論，即使際遇着舉國的生死大戰，一年間須要百億的軍資，那也祇要政府確定方針與國民的決意，數年中是可以忍耐這危難的，要求如此的危難不發生，須更科學的充實自己的準備，不過，對於中國事變，還是有所謂半戰半常的經濟上的餘裕。外國的評論家等，批判我國經濟力的場合，單單特別指摘那短處強言脆弱性，這可以說是完全基於認識的不確，不論是對於中國事變，許多人想像着，但同時對於日本經濟，像以上認識不定者與暴露無智的，也是不少；我們對於捉住如此經濟事實的資料片斷而輕輕的就下結論，是不齒的。說句古的話，假使以經濟作為生物觀察，那末物的創造與組織的活力，要幾倍於死的數字，使牠甦

生而舞了！

這等原理的考察，可以樹立於道理之上，但在目下起債的圓滑實行之上，不可不有十分的準備與方法，就是像經濟的常態那樣，在自由主義經濟的運用基調上，僅是這起債，我想也不是容易達到的，問題的重要性，是決能使今後起債的餘波而成爲通貨的顯著的減價，國內的物價騰貴，要抑止所謂『因爲是戰爭，多少的騰貴也是迫不得已』的狀態，而須極力避免騰貴的情事；物價的騰貴與財政的膨脹，以及戰費的著增，惡性通貨膨脹的循環發生，這就要像斜坡上飛着的腳踏車那樣，不能止住的，因這個緣故，物價的暴騰，不可不極力抑制，同時匯兌的低落，更應極力的抑止；在這時，假如匯兌發生暴落的場合，是怎樣的有害於我國的戰爭財政的機能與運行，這裏不用說是很明白的事了，所以這不可不盡方法而防

止，就是不使發生惡性的通貨膨脹，不得不把莫大的公債，在短時期起債，在這至上命令之下，爲達起債的目的，不論如何的經濟力，狹小的金融力，要使近年顯著的發展，並不是容易的事，所以當局雖然在一方面辯護，不爲無理的統制或強制，但在另一方面，不得不採取種種支柱的工作了！其一，就是產金的獎勵與金再評價；其二，就是輸出入與匯兌的管理統制；其三是國內金融資金的臨時的調整；其四是合理的有消費統制等等。

『滿洲事變』這方面，累積了三十數億元的所謂赤字公債，現在成了百十億餘元的所謂國債總額；這赤字公債，有着使財政經濟與國民生活瀕於危殆的危險性，雖已警告過，但與其遮蔽這惡性，不如說已給與產業活動的刺激，大體上，些少同額的儲金，蓄積在金融界上，這是因成爲赤字公債的消化財源的緣故；而日銀的市場操作，巧妙的施行，也是有力的；

還有海外貿易，顯示了異常的伸展力，就是在海運及其他貿易外的收入，我國收受勘定，當然可以認為豐富的。換句話說，從昭和的初期，一旦因政府的退縮政策而萎縮的事業，內中，應發展而未發展的產業，貿易，金融，一言以蔽之，就是國民的生產力，自滿洲事變以來，因通貨膨脹的作而開始活動了，一方面年年消化數億元的赤字公債，一方面生產力的本身也是發展的；但是這種子大體上能達到發展的境地，還是最近的實情吧！

更理論的來說吧，國內的公債財源的資金，或是充當戰費，或是作別的使用，但開通保證日銀的日銀，而作軍需業，其他與此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商工業，交通，原料產業的收益，或作為勤勞者的收入；這就是銀行，保險，信託，郵政貯金在其他金融機關的貯金的再現，而依日銀的公債銷

路，資金不久還會流爲日銀；這通貨與信用通貨流通的道理，是很明白的，以日銀保證的公債額，即便達到極大數目，只要沿着這金融還流之線流通，不論幾回，是毫無障礙而可以反覆，就是公募公債，也可說是大體同樣的。可是，如此的金融的循環，在今日的實情之下說起來，必然的也須被二個條件限制着；第一個條件是從物的方面來的，對於一定量的物資，發生急速的大需要，如計算這供給的增加，從需給的關係之上，不促物價的騰貴是不會終結的。第二就是從國外，一定要使兵器、石油、鐵、及其他金屬輸入的增加，因此，在這海外支出顯著增加起來的時候，祇要不對抗輸出貿易，貿易外收受勘定的增加，或極大的正貨現送增加，雖以莫大的低價紙幣，也不能購入的。再換句話說，不問是國內，不問是國外，軍國所必要的，是物而不是通貨，這物的供給，祇要不能供應着增加

的需要，不久就招來最忌的惡性通貨膨脹危險了，要防止這危機的到來，一方採消極的方法，如立法上，行政上所規定的那樣，統制資金的調整，抑止國防上所必要的鐵，與其他物之平和的需要，制止不急不用的輸入，確保國防資料的豐富輸入方策等，同時，以第七十一會議爲主要，所採用的那樣，依日銀的保證品的擴張，或金融資力增加等的活動，而施行所謂軍需必要生產力的擴充，增加物的供給，適應準備軍事公債的增發。而且，這消極與積極的方策都可以奏效，假如需要與供給相適合，那麼物價啦，匯兌啦，都在安定的圈子之內巧妙的抵禦一切了。不過，在戰爭的時候，突如出現預期以上的大需要，即使如以上所說的那樣採取抑制的統制，是否能防止物價的騰貴，這裏是伏着十分深的疑問了。

際此之時，應該考慮的，是外債問題。利用外資，決不能躊躇的，我

國過去的經濟發展，利用外資也是很多的，日、俄戰爭，財政的勝利佔據一半的，可以說是依賴着外債的，因為可以直接利用外國的軍需生產，就是在今日，能有利而可利用的事情，也祇有希望外債的一條路，把必要的兵器，資材，原料，將來爲支付；就是依外債的利用，僅要獲得必要數量，在目下與產金額的激增，國內生產力的未來的擴大，國際收支的急轉，物價的暴騰，以及匯兌急落的防止等作用是一樣的。而且是非常有利。所說外債，對於歐洲各國是無望的，防共協定的德國與意大利是靠不住的，所可靠的就是中國的崩潰，殘下來的僅有美國，而在美國，對於我國公債的募集，反對者很多，並且難保沒有夢想着中立法規的發令者，還有，根本想混進算盤本位的金融人中者，也是有的吧！日本公債如果躊躇，而使在「滿洲國」籍的鮎川氏獨佔組織旗傘下的公司中投資，也是妙

案。這問題雖不十分有關係，但筆者在這裏想把鮎川氏的大陸進出一面的意義發見出來。

無論如何，我國的經濟力，還沒有達到最大的希望，將來還須加以考慮的，所以我們不得不認清，在半戰非常的途中二十五億圓公債的現階段的特殊地位。

二 戰費的限度與起債的限度

我國的經濟力，前途是纏繞着外敵，怎樣的規模。怎樣的有長久戰爭的力量等種種問題，在各方面辦理着，對於中國事變，是需要多少？進一步對於擴大的戰爭將如何？根本上戰爭是大消費！是人命與物資的大消耗！連戰連勝的「皇軍」進擊中，也有很可怕的大損害，不但是須如何的

補充這大損害，而更須填補那累加的物質上的大消耗，就是要考慮現實的問題，這也是很難的問題，原來戰爭這件事，須依對方的戰爭力如何而定自己與採取方法上的不同，並依國際情勢與友邦的關係，第三國間的貿易關係，這許多對於戰費的調遣方法及戰費耐久力都有非常大的關係。不僅如此，即使在一國，戰費的耐久力，也是依據國家的經濟制度如何，而發生的不同，所以這幾點不可不先為考慮的。現在世上對於這問題，是作如何解釋？大體我可以武斷如下面的情形：

第一，是把今日我國國民所得，作為基本考慮的方法，昭和五年以來，雖沒有施行國民所得的調查，但昨今兩年國民所得，顯著是十分增加了，至少昇到一年一百四十億餘元，當然這是依農工鑛商，自由商業，以及其他的活動所產生的，其中，因戰爭而活動旺盛的也有，衰落的也有，

平均起來，各人因戰爭精神，增加了二成勞動，這樣就能有三十億圓；還有祇要節約一成各人的廣義消費，就可多出十四五億圓，所以四十五億圓的戰費，用不到十分苦痛地籌劃，就可集成的；僅此以公債，租稅，獻金，不論什麼名稱都可以，不過國庫來徵收是較好的一種常識方法，這也是有很大的真理。

第二，過去的國民經濟力與今日的比較，可以來測定現在的戰費的限度，賀屋財政部部長及財政當局的人們起初所說的，就是屬於這方的，依此，日、俄戰爭的當時（明治三十六年）與最近（昭和十一年）比較，銀行儲金是近於十八倍，郵政貯金超過百倍，支付資本金近於十九倍，如日銀兌換發行額，無論如何，有八九倍的增加，國民所得也有十倍，所以戰費一次，把十倍於日、俄戰爭（一年八個月）的十九億圓，大約二百億元，

在今日的二個年中支出，至少限度，可以悠悠自然的過去。不錯，這觀察作爲外形的的方法是妥當的，以這等論者的所謂經濟力的比較來說，假如這經濟力增加十倍，那麼戰費的限度，不僅可以跡大到算術級數的十倍，也許可以立擴大幾何級數的十三四倍的定理；這問題我想更可精密的研究爲妙。財政當局的人們所引用日、俄戰爭的戰費的大半，依賴外債之事，有着特別注意的必要；外資輸入是有依賴外國軍需品等的生產力擴充的意義的，所以，以此而且直接表示今日的內債的限度，我想這樣觀察不是稍微強勝些嗎！

依據外國之例吧！例如在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戰，各國極盡精力，把戰費最大之數作爲基準，以當時的國民所得或國民財產來比較，是與今日我國的戰費限度，很適當的方法：例如，看最近各種著作中，所引用的調

查，那麼戰費總額與國富的比較上，英國是四成六分，法國是五成六分，美國是九分，意大利是四成一分，德國是四成五分，奧匈是三成五分的消費。當然，國富的意義，未必是能十分判明的一定的評價額，戰費在四個年間連續的消費，再生產，更以消費來計數，所以兩者的比較，本身是無理的，比這方法合理的，是在國民所得之中，抽出多少的比較。美國的鮑勃得或德國的羅格的調查，是很多可以引用的，大體上，英國以一個年中國民所得的八成七分八，法國是九成七分，美國是三成三分八，意大利是九成五分，俄國是九成二分，德國是八成五分三，奧匈是七成二分七，平均作爲一年戰費的消費。國民所得之中，以多半的比例，作爲戰費，國民生活大概是要低下些的；這戰費的限度的看法，也不失爲一方法，就是在外國，依此方法，而論戰費的限度之人，也是有的，各國當大戰時，動員

生產力，一切資源，利用近年之物，國民大眾，一直受食料，石炭以及其他必要品的定量配給，而節約平和產業，盡全力於戰爭產業之上確是事實，以加觀察，大體表示一國戰費的限法，未必錯誤的。所以，祇要有這樣注意，確是可以利用的好方法。

但是，同時值得考慮的，就是不論德、奧同盟國方面，不論英、美、法、意等方面，都並不是相互扶助的，就是依外資與軍人的相互援助，好容易經過四年半的大戰，無論如何還是能戰陷的。不論那一國，是不能獨立的抵當衆敵，就是把德、奧的土地作爲一城，關係稍近，但那也多少是勉強的。更從比較研究的便利上來說，可把國民所得或戰費以通貨來計算，但這計算的內容，並沒有想到適當關係，所以真的事實是不知道，直接簡接可以成爲軍需品資材的，豐富的國家，或國民食糧豐富的國家，即

便是表現於同計數之上，當然比不豐富的國家是豐富；反過來說，物價高的國家，比了物價不高的國家，可以說，是早使戰費的限度發生了，這一點，我國食料的豐富，與一般物價，還不十分高，是非常有利的，但關於缺乏資材說起來，例如擴張計畫實行中的鐵鋼啦，燃料啦。不得不待輸入的特殊金屬，以及特殊的兵器軍需品，不能不認爲是不利的一點。

其次，在判斷世界大戰各國的戰費，是不可不注意的，就是世界戰爭經過四年半中，各國戰費，是與年俱增的。例如像英國，從開戰後，合計年度之中，八個月的戰費不過四千萬磅；但是一年年的增加，到休戰前的一年中，每月須支出二億磅。德國吧！最初的一個月，平均十七億馬克，但第二年就二十億馬克，第三年就三十億馬克，到休戰的最後五個月間，每月須支出四十四億馬克，其他的交戰國，大體是同樣的，從這點而論，

單單英國的大戰費，需要七十四億磅，法國是一千四百八十法郎，美國要支出二千五百億元，德國是三千百億馬克，如僅僅集計戰爭的開始時期與終期來觀察，還是不足的，因為，戰費依非常的情勢而膨脹的，不用說由於戰局的擴大，動員的激增，一般兵器需要的激增，公債利息及其他國費的增加，物價騰貴等等的原因。

可是這次的「中國事變」所需要的經費，最初，在第七十一議會中，暫時從第二預備金支出一千二十萬元，作為華北一角緊急事態的費用，其次，在第七十一議會，把軍隊船舶的派遣，移動的經費，及居留民保護，通信費，以及其他費用，作為第一次事件費用是九千六百萬元，第二次事件費是四億一千九百萬餘元，合計此等費用共五億二千六百六十三萬元。但是隨着事態的擴大，第七十二次會議，增加陸軍部費十四億二千二百萬

元，海軍三億四千九百萬，財政部預備金二億五千萬，合計是二十億二千二百餘萬元的戰費。這已成爲特別會計處理的事了。而以上的合計二十五億五千萬，財政當局曾談過，大概是到明春一月爲止的經費，就是六個月間的經費，因此一個月的經費要合到四億餘元，以一天計算要一千三四百萬，不過對於觀察「中國事變」費，所應該注意的，就是華北、華中、華南戰局像油紙着火那樣的擴大，海、陸、空在發揮「皇軍」的威力時，一舉手，已經要莫大的人命與兵器的消耗了。關於兵器，預想次回的大戰總要發生，所以要多量的貯藏是當然的事。但是已經消耗的，在數量上也達到了相當的數額，照一個月前海軍的公表，單是對於中國全面空炸大小都市的數目，已有百十餘所，數次的反覆，像在南京，以大量成隊，連日不斷繼續的空炸，合計雖不知投下多少的炸彈，但如果假定在一處投

擲十噸，全部就要一千數百噸，假如是三十噸的話，那麼就要投下四千噸以上，而假定一噸一萬元，單是空炸爆彈的消耗是四五千萬元，雖達到破壞的大目的，而自己卻也消耗不少。這僅是多數航空機的，更加我國艦隊及陸軍將士之手所發射的彈丸，到底要多少，門外漢當然不能知道的，而且，中國事變的終了，即使如預想的那樣，那收拾的經費，也要準照戰費的經濟。更有如前面所說消耗品的補充，也是當然的事，更圖謀國防的精銳化，如果準備事態的惡化，即使至下次戰爭爲止，僅爲必要的飛躍的大經費，即不更爲擴大，我們也可預想到在下次議會中會要求相當的戰費。

戰費直到澈底明天和平爲止，是與日俱增的，其限度至怎樣境地。第一徵諸上面所載諸種過去的經驗而想像之外，是別無他法；第二是依經濟制度，既存的經濟組織的運用，依舊前進，而把經濟組織爲戰爭體制化，

兩者之間可非常的開發。就是在「中國事變」會議，所稱第七十二議會，辦理臨時資金調整法及對於輸出入的貿易的臨時措置，關於特定軍需品資料的物資，規定輸出禁止，更有民衆運動，爲合理的消費的節約獎勵，貯蓄的獎勵，與國債應募的勸誘，還有如代用品的使用，廢物的利用，暴利取締啦，奇貨居賣，包買的自制，產金的獎勵與使用節約，貿易促進，與貿易外支付的減少，以及種種訴之於法律的，行政的，並國民的道德義之上的，把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方向，採取集注逐次戰爭目的的方針，這方針在戰爭經濟上是當然的處置，不過問題是能否如此的容易前進呢。

因此，關於戰費的限度，所能想到的，已如以上所述，但戰費的限度與公債限度的關係，還有其次的問題：

這兩者很容易混同，不用說，還是有很大的相違之處，戰費的限度，

在抽象的極端說起來，是及之於最後的人與物，在事實上，有效的指示了能繼續現代兵戰的限度。這一點，不拘經濟組織的如何，在數量上能考察的吧！把兵員的數量，兵器的貯藏與補充，食糧，糧秣，被服及其他的軍需品，海、陸軍的連絡與輸送力等等，就是說把銃前銃後的活動維持作爲標準而考察，就能決定了，關於這意義上的限度，上面所論的國民所得與戰費的比較等，也是一種參考資料，但是，公債發行的限度是不同的，公債方面，是有自由應募的，強制的，半強制的，但不能一概而論，就是以通常利息與其他的條件爲契約，所以，其限度也完全是依時的起債市場的金融情形而發生影響。照現狀而說吧，一方因國費的支出，資金的蓄積顯著需要增加，可是在另一方面，從所謂軍需生產擴充的方面，也有金資的需要，即使有以日銀，貯金部，與銀團體爲中心的金融膨脹工作，在金融

市場，還是成爲競爭的狀態，他種和平事業的資金需要也是很需增加。這裏依臨時資金調整法的金融統制，是有研究的必要。無論如何，因爲是依資本主義時的金融事情而支配的，所以起債可能的限度也僅是那樣的狹窄。所以是不能以起債的限度與戰費的限度同一而視的，今日戰費調遣的緊要時，大部分不得不得待公債，所以，以起債的限度很容易想爲戰費的限度，但是不論是從實際而言，不論是從理論而言，戰費的限度方面比起債限度是十分廣大的。因此，迫於目前二十五億起債的必要，而欲完成，必須施行種種的金融統制工作，而直接是否能達戰費限度的那種想像，這可以說是觀念的混同。

日 本 動 態 之 一

日 本 經 濟 往 來 那 裏 去

譯 者 華
發 行 者 一 心 書 店 華

總 經 售

廣 州 香 港 漢 口 汕 頭 廈 門
新 民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光 明 書 局 金 城 圖 書 公 司 啓 文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三 月 付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四 月 出 版

每 冊 一 角 五 分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KBC
131.395.2
/3